

Delacroix 東方題材繪畫之形式元素探討

陳信璋

Delacroix 北非之旅之背景

拿破崙遠征埃及之後，18 世紀醞釀多時的東方主義熱潮達到高潮，包括 Gros、Girodet 宣傳拿破崙豐功偉業的戰事畫在內，東方的意象不斷湧現在法國繪畫中，刺激迸發出更多的想像與冒險。畫家 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 便是出生在這個時代背景。許多以東方為題材的遊記、文學、版畫都成了畫家的靈感來源。1820 年代，Delacroix 便跟到過東方的畫家朋友 Jules-Robert Auguste (“Monsieur Auguste”, 1789-1850)借來東方服飾、道具，從拜倫等人的文學題材和當時的事件，想像出東方的人物場景，畫了 *Sadanapale, Scènes des massacres de Scio* (1823-1824), *Odalisque* 等作品。1824 年時，年輕的 Delacroix 便曾在日記中表達他希望能到埃及去旅行的渴望，希望旅行能為他的創作增添活力。1832 年，Delacroix 終於有機會到北非旅行。

19 世紀上半，畫家到東方旅行的方式大概可分為如下四種：隨軍、參加探險隊、參加外交使節團或獨自前往，畫家體驗東方的方式也因此而有所不同。其中，可能除了隨軍之外，就屬隨行外交使節團對畫家而言最不自由了，行程多半是待在異國城市裡與對方交涉，政治任務一達成便立即返國，Delacroix 的北非之旅便是如此。1832 年初，Mornay 公爵受命出使摩洛哥和國王立約，以確保法國在摩洛哥鄰邦今阿爾及利亞的殖民擴張。此次北非之旅耗時將近半年，路線如【圖 1】。使節團先是遇上維期一個月的回教新年慶祝活動，所以在 Tanger 等了一個半月。期間，Delacroix 不免也要隨公爵在城內和各國使館交往，並利用機會寫生。

由於這是一趟外交任務，再加上畫家自己的雜記、公爵和畫家跟國內朋友之間的通信，所以整個旅程哪天在哪裡發生了什麼事，幾乎都被記錄了下來。在 Tanger 待了一個半月後，他們以驢馬代步，在曠野中旅行了 12 天到皇宮所在地 Meknès。內地的人相當不友善，所以在等待國王接見的前後 20 多天，他們大都只能待在住所裡頭，Delacroix 也因此寫信抱怨他無法在戶外寫生，很是無聊。之後，他們又花了一週回到 Tanger。由於使團須等待法國和摩洛哥國王雙方的確認文件，Delacroix 便利用這個期間到西班牙南部塞維亞一帶旅行了一週後回到 Tanger。兩個月後使團才由海路經阿爾及利亞停留數日，回到法國。此時已是六

月。Delacroix 在旅行期間總共作了數張水彩畫、七本速寫和記事，¹其中四本完整保存至今，另外三本則散逸在各處。

* * *

一、光線

以往至義大利習畫的畫家都會體認到，南國不同的天候、光線帶給景物很不一樣的風貌，畫家因此在用色、明暗處理上受到相當的影響。的確，北非強烈的陽光、乾燥貧瘠的土地立即便讓對色彩感受敏銳的 Delacroix 印象深刻。

我的身體很好，我只有點擔心我的眼睛。儘管陽光不再那麼強烈，白色房子所反射的光線仍很讓我疲累。²

—1832年2月8日 Delacroix 從 Tanger 寫給 Pierret 的信

如果你有時間打發，就來蠻夷之地吧。你將見到在我們家鄉總是被偽裝起來的自然，你將更能感受到陽光奇妙的影響使萬物活了起來。³

—1832年2月29日 Delacroix 從 Tanger 寫給 Fr. Villot 的信

北非耀眼的陽光對 Delacroix 往後的用色、明暗處理起了什麼樣的影響？Delacroix 北非之旅之前與之後的畫作在光線的表現上是否有所不同？我想可以依畫的場景所在，分戶外與室內兩部份來談。

首先，我們看戶外場景的部份：以 *Les convulsionnaires de Tanger* (1837)【圖 2】和 *Muley-Abd-err-Rahmann, sultan du Maroc, sortant de son palais de Méquinez, entouré de sa garde et de ses principaux officiers* (1845)【圖 3】二畫為例。畫作 *Les convulsionnaires* 中，騷動發狂的人群上方，建築物牆面上白色的受光處與褐色的陰影面形成強烈的明暗對比，暗示出陽光的強烈，而人群中，幾個人物的白衫和白頭巾也因受光而被凸顯出來。⁴ *Sultan du Maroc* 則是整個畫面籠罩在溫煦的陽

¹ Delacroix 的 Journal(日記)是從 1822 年記到 24 年，中斷 23 年後由 46 年寫到 63 年過世，而且是有特別的事或感想時才會寫，北非之旅的記事 Delacroix 另外寫在速寫簿裡，不包括在 Journal 之內。

² *Ma santé y est bonne, je crains seulement un peu pour mes yeux. Quoique le soleil ne soit pas encore très fort, l'éclat et la réverbération des maisons qui sont toutes peintes en blanc me fatiguent excessivement.* 出自 Guy Dumir, *Delacroix et le Maroc* (Paris : Herscher, c1998), p. 46.

³ *Si vous avez quelques mois à perdre quelque jour, venez en Barbarie, vous y verrez le naturel qui est toujours déguisé dans nos contrées, vous y sentirez de plus la précieuse et rare influence du soleil qui donne à toute chose une vie pénétrante.* 出自 Guy Dumir, *Delacroix et le Maroc* (Paris : Herscher, c1998), p. 46.

⁴ 關於 *Les convulsionnaires*，Théophile Gautier 有如下的評論：...此幅畫裡有一種不可思議的騷

光中，呈現出柔和的色調。⁵ 畫家在兩幅畫中都試圖讓觀者感受到熾熱的北非陽光。然而，比較當時其它東方主義畫家的畫作，整體而言，Delacroix 畫中的戶外光線仍是比較柔和而偏暗的。再看 Delacroix 其它戶外場景的畫作，便可察覺畫家多半偏好晦暗、矇矓的天色，如【圖 4.5】的典型例子。如此昏暗的光線，和 1820 年代的 *Massacres de Scio*【圖 6】及 *La Grèce sur les ruines de Missolonghi* (1826)【圖 7】兩幅同以東方為場景的畫相比，其實是差不多的。北非之旅並沒有特別影響 Delacroix 多數東方繪畫的光線亮度。只不過，畫家 20 年代採用聚光燈式的光線營造戲劇效果，而在畫家實地感受北非之後，畫中的光影變化越顯微妙且自然了。⁶

至於室內的光線，許多學者都注意到 *Femmes d'Alger dans leur appartement* (1834)⁷和 *Femmes d'Alger dans leur intérieur* (1847-49)中光線處理的幽微精湛。而場景在天井中的 *Noce juive dans le Maroc* 由上方透進來的光線則較為冷調，Goncourt 兄弟因此稱 Delacroix 是 *coloriste froid*⁸。由此冷熱光線的不同運用和自然變化，可看出 Delacroix 在北非室內畫的光線處理上，是比戶外畫較來得運用自如的。

二、空氣

Vue de Londres des hauteurs de Greenwich (1825)【圖 8】、*Deux Chevaux de ferme anglais* (1825)【圖 9】和 *Tableau de nature morte, dit Nature morte aux homards* (1826-27)【圖 10】都作於 1820 年代，且風景所在是英國和法國，因此，

動，運筆之猛烈無人過之，尤其用色溫暖、透明、輕盈，中和了該主題可能有的可怖和令人反感。(…Il y a dans cette toile une incroyable turbulence, une férocité de brosse que personne n'a dépassée, et surtout une couleur chaude, transparent et légère dont le charme tempère ce que le sujet peut avoir d'horrible et de répugnant.) (1855 年 7 月 19 及 25 日, *Le Moniteur universel*) 引自 Christian Jamet, *Delacroix : Images de L'orient* (Paris : Herscher, 1995), p. 34.

⁵ 關於 *Sultan du Maroc*, Baudelaire 1845 年有如下的沙龍評論: *Véronèse fut-il jamais plus féérique? Fit-on jamais chanter sur une toile de plus capricieuses melodies? Un plus prodigieux accord de tons nouveaux, inconnus, délicats, charmants?...Ce tableau est si harmonieux, malgré la splendeur des tons, qu'il en est gris. – gris comme la nature, gris comme l'atmosphère de l'été quand le soleil étend comme un crépuscule de poussière tremblante sur chaque objet.* Jamet, p. 42.

⁶ 除了光線的變化趨於自然之外，筆者並不認為 Delacroix 用色的豐富性因北非之旅而受到了可察覺的影響。Delacroix 在 1827 年的 *La mort de Sardanapale* 中便已顯出其用色的豐富。再者，北非強烈的日照會抹殺色彩也是當時到過北非的畫家所普遍體認到的。

⁷ 關於 *Femmes d'Alger dans leur appartement*, Paul Signac 有如下的評論: *....il n'y aura donc pas de dominante, pas de couleur clef. Toutes les teintes chaudes et gaies s'équilibreront avec leurs compléments froides et tendres en une symphonie décorative, d'où se dégage à merveille l'impression d'un harem calme et délicieux.* (*D'Eugène Delacroix au néo-impressionnisme*, 1899)轉引自 Jamet, p. 28.

⁸ 見 Jamet, p. 38。Goncourt 兄弟並如此形容 *Noce juive dans le Maroc*: *Prenez par exemple la Noce juive: vous demeurerez convaincu que jamais soleil d'Afrique n'est descendu emplir la toile d'un fluide d'or.* (*La peinture à l'Exposition Universelle de 1855*), Jamet, p. 38.

拿此三幅圖和 Delacroix 北非畫作做比較，或許可看出北非風景如何影響到 Delacroix 的風景表現。的確，Delacroix 英法風景中天空、地景的處理溼潤，和北非風景的乾燥明顯有別。所以，當 Delacroix 於 1859 年沙龍展出 *Les bords du fleuve Sébou* 【圖 11】時，就有藝評指出，畫中場景與其說是在北非，不如說更像是法國北方的某個河谷。畫中高大的樹叢、帶濕氣的植被土壤，是與一般人乾燥不毛的北非印象相左的。⁹

三、風景中的構圖元素

(一) 山巒、植被

在 Delacroix 速描本裡，有不少他以鉛筆和水彩所作、對風景的全景式速寫【圖 12】，畫家試圖記錄下他所見的北非土地。在這些速寫當中，畫面的盡頭多半是綿延橫互整個視野、呈灰藍色的山脈，其表面紋路顯示出山岩的乾燥貧瘠，如：【圖 13.14】，有別於北國的森林蒼鬱。此種背景山石的呈現方式，直到畫家 1859 年神話題材的 *Ovide en exil chez les Scythes* 【圖 15】中都能看到。偶爾，遠處的曠野中冒出一株獨立醒目的大樹，凸顯出樹木生長的不易。【圖 13】Delacroix 的旅途並無經過沙漠，他畫的土地因此也並非是寸草不生的黃沙，而多半是長有小草叢的赭褐色土壤，其中摩洛哥野外所常見的蘆薈，更是 Delacroix 所喜於點綴在畫面前景中、用以標示其北非場景的指示物，如：【圖 16.17.18】。比較兩張獅子在洞穴中啃兔子和食人的版畫和油畫，如：【圖 19.20】，一幅成於 1829 年，另一幅於 1847 年，即可發現相較於 20 年代獅穴的空蕩，後來的獅穴中多了一大叢北非特有的蘆薈和其它植物。而比較【圖 21】同一主題不同版本的兩幅水彩畫作，我們也可以清楚發現 Delacroix 在後來的版本中，以幾叢蘆薈和一道遠山取代了遠處的尖塔和堡壘。

(二) 城市、建築

白色的房舍和城牆、尖塔，儘管是北非建築的特色，也一再出現在 Delacroix 的速寫簿中，如：【圖 22.23】，但終究未能獲得畫家的青睞。在其完成的畫作當中，畫家很少仔細地處理建築，即使城市是場景所在，近處的建築也只是被粗略地交代。人物與正在發生的事件才是畫家所關切於表達、且不願分散焦點的。比較【圖 24】和【圖 18】兩個不同版本、構圖相近的 *Fantasia*：在後來的油畫版本中，原先在背景中的城門被拿掉了，畫面整體也因此沒有先前水彩畫右半邊的凌亂感。縱使沒有分散觀者注意力之虞，例如在以野外為場景的畫面遠方加上

⁹ 由此或可看出畫家在北非之旅近 30 年後記憶的不牢靠。關於記憶，請見本文的討論。

幾個異國建築是許多東方主義畫家所樂為的，但 Delacroix 也鮮少為之，對畫家而言，有異國人物和乾燥的空氣土壤點出其所在，這也就夠了。甚至出於畫家想像的 *Massacres de Scio*，其遠景的房舍【圖 26】，也都比畫家在北非之旅後所添加於畫面遠景的房舍【圖 25】要來得多且清楚。

回教世界最明顯可辨的標誌建築物就屬清真寺了，儘管清真寺多次出現在 Delacroix 的城市速寫當中，如【圖 22.23】，並且在構圖上佔據明顯位置，在畫家的成畫裡清真寺可以說完全地被畫家所忽略，唯一有出現清真寺的幾幅油畫中，如【圖 11】，清真寺則是被擺到最遠處，成爲一個方座上的小圓頂，觀者須仔細觀察才能發現。¹⁰

乃至於整體的城市景觀，也只見於畫家的速寫當中，而鮮少被畫家在成畫中仔細處理。少數以城內爲場景的畫，出現的建築物背景也多只是幾棟極其普通的房舍所構成的城內一角，如【圖 2.27】。唯一出現的都市鳥瞰，卻是在 Delacroix 一幅展出於 1841 年沙龍、以十字軍東征爲題材的畫 *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 par les croisés* (1840)【圖 28】中，學者認爲此港市的模型可能是畫家北非之旅回程所經的 Alger。¹¹

(三) 市場

熱鬧的東方市場是許多東方主義畫家所必處理的主題，Delacroix 也留下過速寫【圖 29】，¹²但卻從來不曾出現在畫家的成畫當中，名爲 *Arabes sur un marché*【圖 21】的一幅水彩上所呈現的，只不過是兩個在市郊土坡上休息的阿拉伯男子，其腳邊的提籃是唯一關於市場的暗示。

很明顯地，異國的城市文明並非 Delacroix 的關注所在，暴力、野性或慵懶的北非人及其服飾，才是畫家所欲表現的。其實，若稍微對 Delacroix 北非畫作

¹⁰ Delacroix 無疑是見過回教徒一天多次的祈禱的，他在給朋友的信中提到過。但 Delacroix 並無以祈禱為題材的作品，筆者亦曾見過 Delacroix 對此作過速寫（不少東方主義畫家則有相關畫作。Delacroix 未有作品可能是因為他對此不感到興趣，也可能是在他北非之行的年代北非人的敵意使得他無法做相關的速寫），再加上清真寺在他的作品中幾乎付之闕如，可見 Delacroix 對異教不感興趣。

¹¹ 見 Christian Jamet, p. 40.

¹² 當地的群眾對歐洲人並不友善，對於正在對著他們作畫的 Delacroix 更是感到不安，會對畫家咒罵(Delacroix 慶幸他聽不懂)和丟東西。也因此，畫家在城內必須有當地譯官保護，由他指點畫家在何場所何時動筆放筆。也許因為如此，比起其它城內場景的速寫，在人群攢動的市場做速寫時，畫家用筆顯得相當迅速潦草。另，1832 年 2 月 8 日於 Tanger 寫給 Pierret 的信中提到：他們對繪畫藝術有很大的偏見，但是給幾個銅板便能化解他們的顧忌。(Leurs préjugés sont très grands contre le bel art de la peinture, mais quelques pieces d'argent par-ci par-la arrangent leurs scrupules.) Guy Durmur, p. 43.

中的人物活動做分類，便可發現具積極、生產性的活動是幾乎出現不會出現在 Delacroix 畫中的，畫中的阿拉伯人盡是在休息、下棋、彈琴、騎馬、打獵。

(四) 動物

愛馬出了名的 Delacroix 在北非之行中，實際上在馬背上的旅程總共也不過一個月不到，¹³但從其速寫和後來的北非畫作中，我們可以發現不羈的野馬仍是畫家最常表現的題材之一。不過話說回來，馬和駱駝原本就是東方主義畫家用來呈現東方必不可少的動物。Delacroix 仍在 Tanger 的時候，便曾和同是愛馬的公爵受瑞典使館的邀請騎阿拉伯馬馳騁於原野，讓他興奮至極。旅途中，Delacroix 也曾目睹隊伍中的兩匹馬摔下騎士一路纏鬥到河裡，使他終身難忘，畫家不但以文字記錄下整個經過，¹⁴此事件更成了日後畫作 *Chevaux arabes se battant dans une écurie*【圖 30】的重要靈感來源。此外，當地首領接待外國使團的歡迎儀式—*courses de poudre* (或名 *fantasia*)，阿拉伯人並騎一列快馬衝來衝去、怒吼叫囂、對空射擊，煙硝、塵土瀰漫—此瘋狂的表演也讓使團害怕到印象深刻，¹⁵並多次出現在 Delacroix 的畫作當中【圖 18】。¹⁶

的確，野性的北非是畫家在畫作中所一再強調的。Delacroix 也作過多幅以阿拉伯人獵獅為主題的畫，不過，畫家在北非從未見到過獅子，就更別說目睹獵獅了，獵獅的畫無寧說是 Delacroix 對此傳統題材的激情想像，藉此對他所景仰的 Rubens 致敬【圖 31】。¹⁷然而，悄然地，阿拉伯世界的另一個動物明星、東方主義畫家畫中所不可少的駱駝，卻在 Delacroix 的畫中大大地缺席了。畫家一定在市場中見過駱駝，旅途中無疑也遇過駱駝，並留下過觀察仔細的速寫【圖 33】，但在完成的作品中，駱駝似乎就只出現在聖經故事畫 *La lutte de Jacob avec l'ange*【圖 34】中一個輕易就會被忽視的角落【圖 35】。

四、服飾、裝飾細節

¹³ 騎驢、馬代步的旅程：3月5日至15日由 Tanger 至 Meknès、4月5日至12日由 Meknès 返回 Tanger。

¹⁴ Delacroix 此段文字可見 *The Journal of Eugène Delacroix* (29 January 1831), p. 52.

¹⁵ Delacroix 在給朋友的信中說道，半年前奧國使團來訪時，當地人這種可怕的慶祝方式，造成十四個人和十二匹馬的死亡。

¹⁶ 關於北非和馬，尚可提到：在受摩洛哥蘇丹接見後，Delacroix 和公爵都獲得贈馬，但這幾匹馬後來下落不明，並未和他們一起返國，一般咸認為牠們很可能在 Tanger 被賣掉以換取其它紀念物帶回國。

¹⁷ 這些想像的阿拉伯人狩獵畫中，甚至還包括了一幅獵虎【圖 32】。虎是產於南亞和東亞的動物，非洲和阿拉伯世界裡是沒有虎的，Delacroix 畫阿拉伯人獵虎看來只能說是在「虎扯」了。

東方主義繪畫傳統中，異邦人的服飾描繪一直是個重點，因為除了景色，就只有異族服裝和裝飾能讓人一眼就看出其與西方的不同。許多東方主義畫家用多彩的異國裝飾填滿畫布，就如同經驗某種 *horror vacui*（對空虛的恐懼）一般。Delacroix 在未至北非前，便曾跟畫家朋友 Auguste 借東方服飾，協助完成其 *Massacres de Scio* 等作品。然而，即使到過北非親眼目睹，Delacroix 和大多數東方主義畫家不太一樣的是：他除了用服飾來標明異國之外，並不特別關注裝飾的豪華豔麗。在同 *Femmes d'Alger dans leur appartement* 於 1834 年展出的 *Une rue à Meknès* (1832) 中，我們就見不到任何多餘的裝飾。在 Delacroix 的速寫中原本就不見特別裝飾的猶太人婚禮，其完成後的畫作一樣忠實呈現樸素的場景。¹⁸ Delacroix 畫蘇丹遣來猶太樂師娛樂使節團時，室內的裝飾一樣闕如【圖 36】。¹⁹ 而即使 Delacroix 速寫過裝飾華麗的城門【圖 29】，在完成的作品中，如 *Sultan du Maroc*【圖 3】，畫家也避免裝飾城門會造成的畫面失焦，一切都在畫家的整體掌控當中。

由於當地民眾對歐洲人深具敵意(在陽台上要小心被石頭丟、子彈打，出去要有士兵護送)，Delacroix 一行人在 Meknès 時幾乎都沒有出門，Delacroix 只好無聊地畫起室內的人物和裝飾【圖 37】，五六天後，Delacroix 在寫給 Pierret 的信中這樣說道：

... Mais j'éprouve que les sensations s'usent à la longue, et le pittoresque vous crève tellement les yeux à chaque pas, qu'on finit par y être insensible.²⁰ (1832 年 3 月 20 日)

畢竟，長時地關注裝飾細節也會讓畫家感覺麻木的。

五、回憶

關於回憶與繪畫的關係，在此引述僅 Delacroix 兩段文字，由畫家本人的說法為其藝術做說明。

¹⁸ 不過話說回來，Delacroix 不講究裝飾也許才更接近一般北非人的生活。在普遍貧窮的阿拉伯世界中，畢竟只有少數的貴族才有錢負擔得起華麗的裝飾吧。

¹⁹ 關於 *Musiciens juifs de Mogador* (1847)，Théophile Thoré 在 1847 年 4 月 14 日的 *Le Constitutionnel* 中如此寫道：*Trois figures [...] se dessinent sur un lambris de perle, sans aucun accessoire; il n'y a rien autour d'elles que le vide, mais ce vide est rempli par je ne sais quel air impondérable dont on a pourtant la sensation comme dans les sobres intérieurs hollandais de Peeter de Hoog.* 引自 Jamet, p. 44.

²⁰ Guy Dumur, *Delacroix et le Maroc* (Paris : Herscher, c1988), p.63.

*I began to make something acceptable, on my voyage to Africa, only when I forgot enough of the little details to evoke in my paintings just the striking and poetic side; prior to that point I had been pursued by a love of precision, which the majority mistakes for the truth.*²¹

*For enjoyment to be perfect, one needs memory to complete it and unfortunately, we cannot both enjoy and remember a pleasure at the same time. That would be to add the ideal to the real. Memory isolates the delightful moment, or creates the necessary illusion.*²² (1856年10月12日)

六、結論

由上述幾個面向的討論，可見 Delacroix 在其東方主義繪畫中所關注的，多仍保持在西方古典傳統的範圍之內，儘管北非為他帶來新的題材、為他的創作注入新的活力，他仍巧妙地將此 *l'Antiquité vivante*²³ 不嘎吱做響地安放進他原有 repertoire 中，且繼續忠於歷史、文學、神話的古典題材。有學者討論到 Delacroix 取材自當代文學的繪畫，其取材作品範圍有限，幾乎都是 1824 年以前出版的文學。²⁴ 但運用此一不算寬廣的 repertoire，Delacroix 仍創造出不少曠世傑作。筆者以為，我們在 Delacroix 的東方繪畫當中，也看到同樣的情形。對 Delacroix 而言，北非之旅只要那麼一次就夠了，他所關注的題材也有限，即便如此，他仍成為後世東方主義畫家和學者所必須面對的大師。

Delacroix 並無意如多數東方主義畫家那樣成為風俗、風景畫家。這點也可以從他每次有東方作品送展沙龍時，必也會安排其他題材的作品參展中看出。²⁵ 單就 Delacroix 的東方畫作看來，北非經驗給他的影響，除了題材之外，繪畫形式、色彩的變化是有限的，但這位實驗、創新的浪漫畫家卻在其中融合古代與現代、野蠻與高貴、動與靜，而變化出新的藝術魅力。

²¹ Christine Peltre, *Orientalism in art*, trans. from the French by John Goodman (New York: Abbeville Press, c1998), p. 118.

²² 見 Eugene Delacroix, *The journal of Eugene Delacroix: a selection*, p. 342.

²³ Delacroix: *Rome is no longer in Rome, the ancient world had nothing lovelier*. 見 Thornton, p.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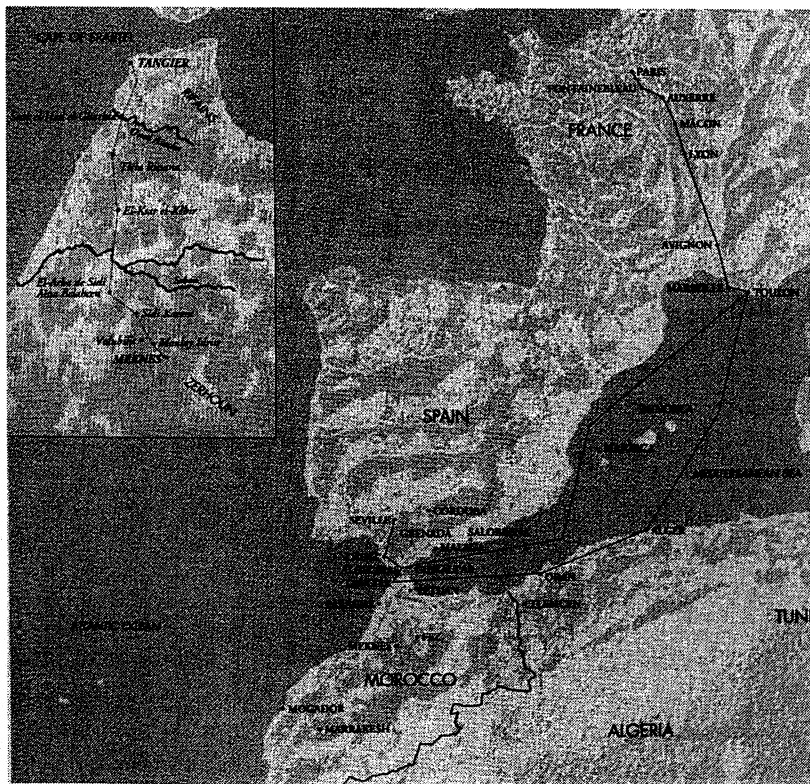
²⁴ 見 Paul Joannides, *Delacroix and Modern Literature,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elacroix*, pp. 130-153.

²⁵ 見 Guy Dumur, pp. 103-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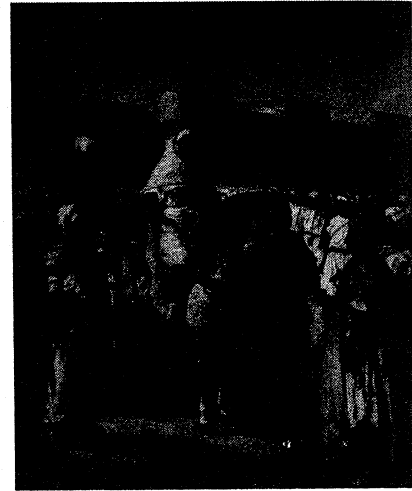
參考書目

1. Arama, Maurice, *Le Maroc de Delacroix*. Paris : Editions du Jaguar, c1987.
2. Delacroix, Eugene, *The journal of Eugene Delacroix : a selection*, 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ubert Wellington ; trans. by Lucy Norton. London : Phaidon, 1995.
3. Dumur, Guy, *Delacroix et le Maroc*. Paris : Herscher, c1988.
4. Jamet, Christian, *Delacroix : images de l'Orient*. Paris : Herscher, 1995.
5. Jobert, Barthélémy, *Delacroix*. Paris : Gallimard, c1997.
6. Peltre, Christine, *Orientalism in art*, trans. from the French by John Goodman. New York : Abbeville Press, c1998.
7. Serullaz, Maurice, *Delacroix in Morocco*, trans. from the French by Tamara Blondel. Paris ; New York : Institut du monde arabe : Flammarion, c1994.
8. Thornton, Lynne, *The orientalis, painter-travellers*. Courbevoie : ACR Edition, 1994.
9. Wright, Beth S.(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elacroix*. Cambridge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0. *Télérama hors-serie, Delacroix*, Septembre 1994.

圖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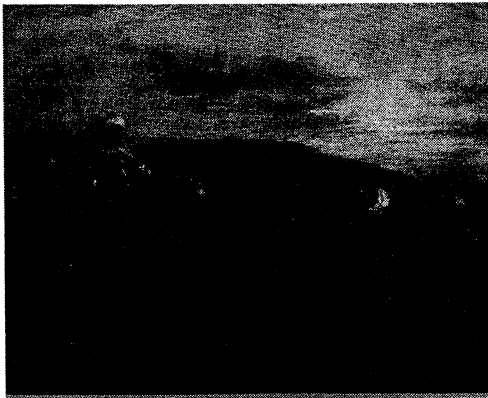


【圖 1】 The route followed by the delegation led by Count of Mornay 見 *Delacroix in Morocco*, p. 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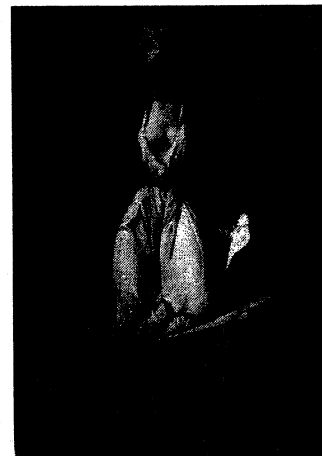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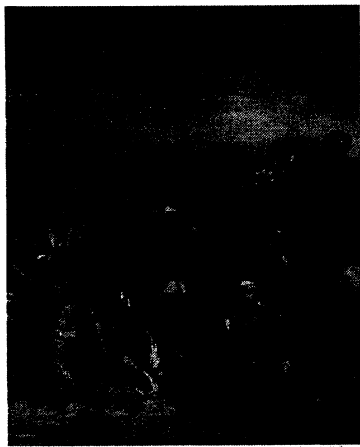
【圖 2】 *Les convulsionnaires de Tanger* 1837, huile sur toile, 97.8x130.8cm, The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 legs de J. Jerome Hill, Christian Jamet, p.35.

【圖 3】 *Muley-Abd-err-Rahmann, sultan du Maroc, sortant de son palais de Méquinez, entouré de sa garde et de ses principaux officiers*, 1845, huile sur toile, 377x340cm, Musée des Augustins, Toulouse, Christian Jamet, p.43.



【圖 4】 *Passage d'un gué au Maroc*, 1858, huile sur toile, 60x73cm ; Paris, musée du Louvre, Christian Jamet, p.4.

【圖 5】 *Comédiens ou bouffons arabes* 1848, huile sur toile, 96x130cm, Musée des Beaux-Arts, Tours, Christian Jamet, p.49.



【圖 6】 *Scènes des massacres de Scio*, 1823-1824,

【圖 7】 *La Grèce sur les ruines de Missolonghi*

huile sur toile, 419x354cm, Musée du Louvre, Paris, Christian Jamet, p.15.



【圖 8】*Vue de Londres des hauteurs de Greenwich*, 1825, aquarelle tirée de l'album utilisé par Delacroix pendant son séjour en Grande-Bretagne, 14.3x23.4cm, Paris, musée du Louvre, département des Arts graphiques, Barthélémy Jobert, p.93.

1826, huile sur toile, 209x147cm, Musée des Beaux-Arts, Bordeaux, Christian Jamet, p.17.



【圖 9】*Deux Chevaux de ferme anglais*, vers 1825, exposé au Salon de 1827-1828, huile sur panneau, 40.5x63.5cm, Paris, galerie Brame et Lorenceau, Barthélémy Jobert, p.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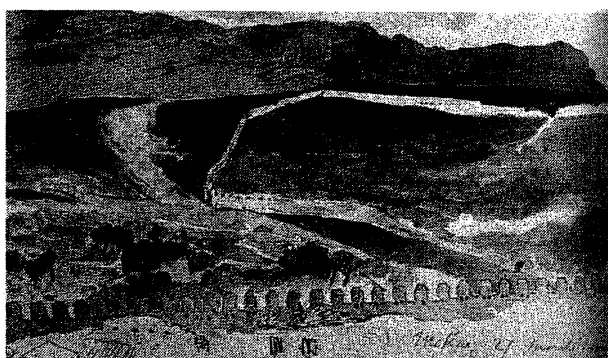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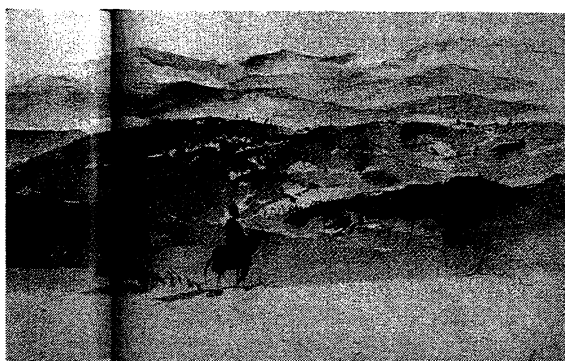


【圖 10】*Tableau de nature morte, dit Nature morte aux homards*, 1826-1827, exposé au Salon de 1827-1828, huile sur toile, 80.5x106.5cm, Paris, musée du Louvre, Barthélémy Jobert, p.99.



【圖 11】*Les bords du fleuve Sébou*, 1858, oil on canvas, 48.9x59.7cm, Artemis Group, London. Delacroix in Morocco, p.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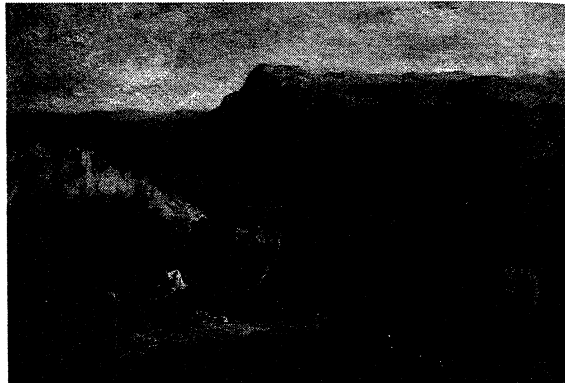
(遠方樹間有清真寺)



【圖 12】 *Les Environs de Tanger*, Aquarelle et mine de plomb, *Album du Maroc*, Musée Condé, Chantilly, Maurice Arama, pp.140 -141.
(注意遠方藍色山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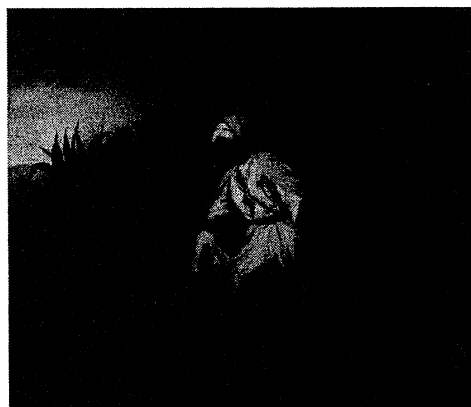
【圖 13】 *Meknès et ses environs*, Aquarelle et dessin à la mine de plomb, RF 1756 / 84 V, *Album du Maroc*, Musée du Louvre, Cabinet des Dessins, Paris. Maurice Arama, p.174.
(注意後方山岩肌理、孤樹)



【圖 14】 *Carnet de voyage*, 11 avril 1832. Jamet, p.9. (注意右下山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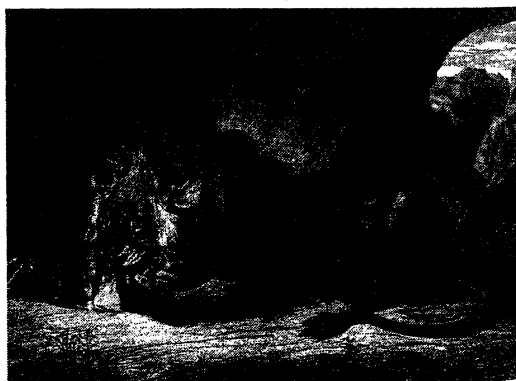
【圖 15】 *Ovide en exil chez les Scythes* 1859, exposé au Salon de 1859, huile sur toile, 88x130cm, Londres, The National Gallery, Barthélémy Jobert, p.269. (注意後方山巒)



【圖 16】 *Paysage avec des aloès et des remparts au second plan*, Watercolour and pencil drawing, 8x10.8cm, Département des Arts graphiques, Louvre, Paris (RF 9262) *Delacroix in Morocco*, p.164. (注意正中央蘆薈)



【圖 17】 *Guerrier près d'un tombeau* 1838, oil on canvas, 47.3x56.2cm, Museum of Art, Hiroshima, *Delacroix in Morocco*, p.201.
(注意蘆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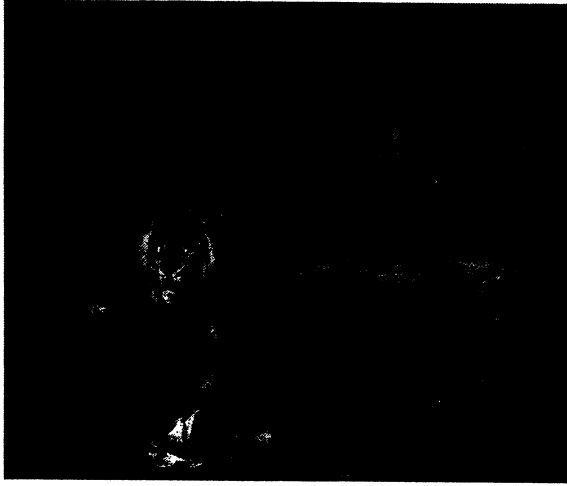


【圖 18】 *Fantasia au Maroc*

【圖 19】 *Lion de l'Atlas* 1829, lithographie,

1833, Toile, 60,5x74.5cm, Städelches
Kunstinstitut, Francfort. Maurice Arama, p.117.

(注意右下方之蘆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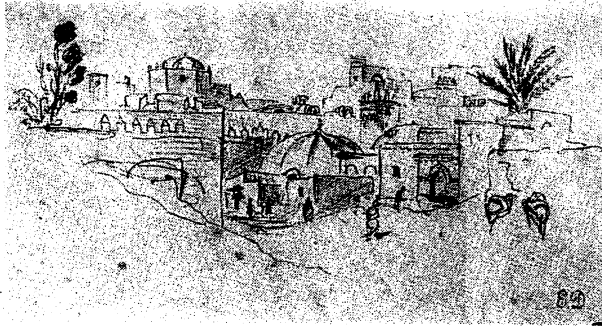
【圖 20】*Le Lion dans son antre ou Lion déchirant le cadavre d'un Arabe*, 1847, exposé au Salon de 1848, huile sur toile, 54x65cm. Nasjonalgalleriet, Oslo. Barthélémy Jobert, p.259. (注意後方蘆薈)

deuxième état sur quatre, avec la lettre mais avant
les adresses, 33.1x46.6cm.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des Estampes et de la
Photographie, Paris. Barthélémy Jobert, p.53.

(無特殊植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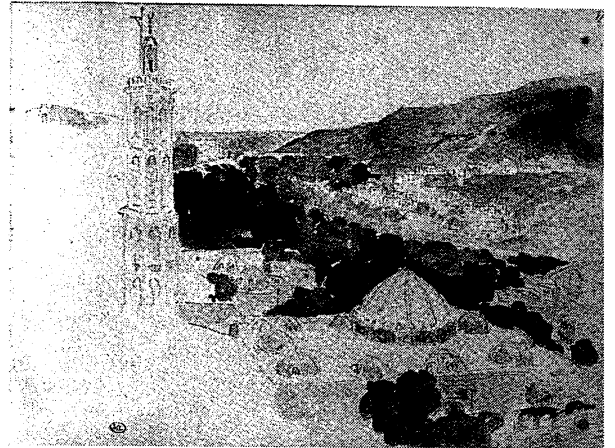


【圖 21】*Arabes sur un marché*, Watercolour, 12x18cm, Private collection. *Delacroix in Morocco*, p.185. (注意左右兩後方之建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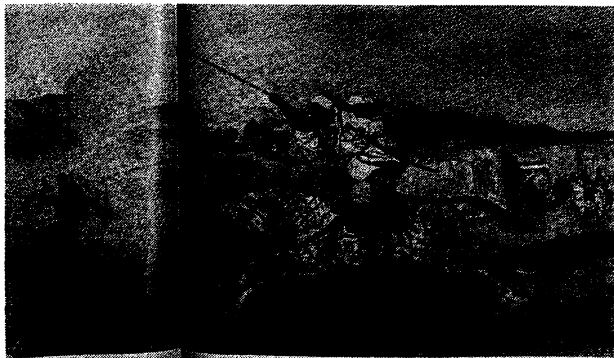
【圖 22】*Alger, porte Bab el-Oued*, Musée du Louvre, 1629. Guy Dumur, p.92.

(注意中央清真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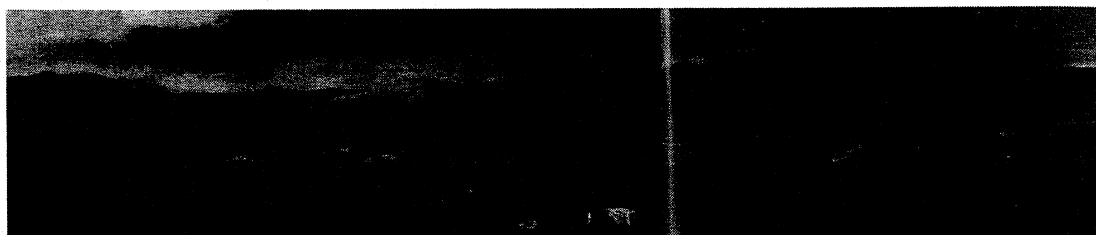


【圖 23】*Oran et la grande mosquée*, Musée du Louvre, 1757 fol. 37 r. Guy Dumur, p.90.

(注意尖塔、清真寺)



【圖 24】*Fantasia arabe devant une porte de Meknès*, Musée du Louvre, 1571, album Mornay. Guy Dumur, p.61. (注意遠山和右後城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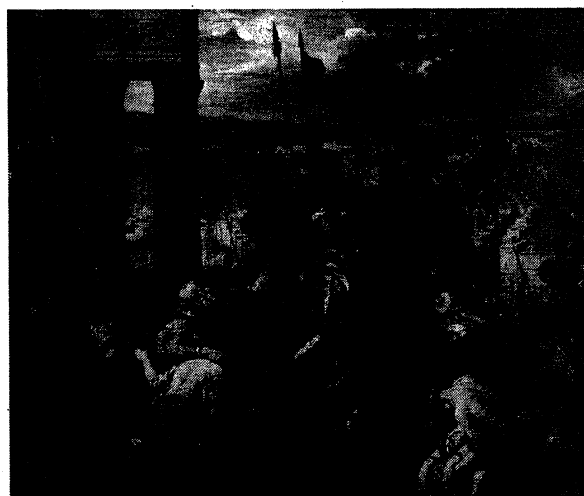
【圖 25】*Comédiens ou bouffons arabes* 之細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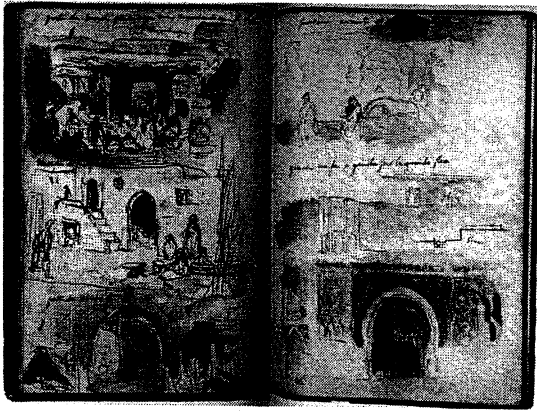
【圖 26】*Scènes des massacres de Scio* 之細部



【圖 27】*Femmes à la fontaine*, 1854, toile, 53.3x65cm, Localisation inconnue. Maurice Arama, 附錄 les peintures marocaines 圖 49 (unpaginated). (注意建築之普通)



【圖 28】*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 par les croisés* 1840, huile sur toile, 411x497cm, Musée du Louvre, Paris. Christian Jamet, p.41. (注意右後之城市俯瞰)



【圖 29】*Carnet*, Musée du Louvre, 1756 fol. 24 v – 25 r. En bas à droite, Bab el-Mansour. Guy Durmur, pp.72-73. (注意左上圖熱鬧：市場，和右下圖城門)



【圖 30】*Chevaux arabes se battant dans une écurie*, 1860, huile sur toile, 64.6x81cm, Musée du Louvre, Paris. Christian Jamet, p.61.



【圖 31】*Chasse aux lions*, 1854, huile sur toile, 173x359cm, musée des Beaux-Arts, Bordeaux Christian Jamet, p.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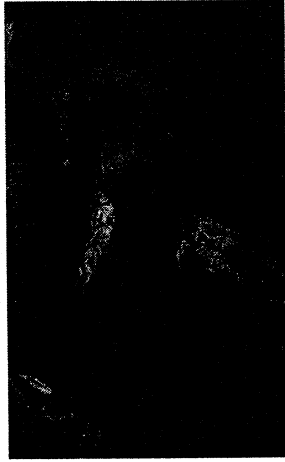
【圖 32】*Chasse au tigre*, 1854, huile sur toile, 73.5x92.5cm, Musée du Louvre, Paris, Christian Jamet, p.55.



【圖 33】*Les dromadaires*, Aquarelle et mine de plomb, Portefolio Maroc, édité en 1928,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Cabinet des Estampes. Paris. Maurice Arama, pp.164-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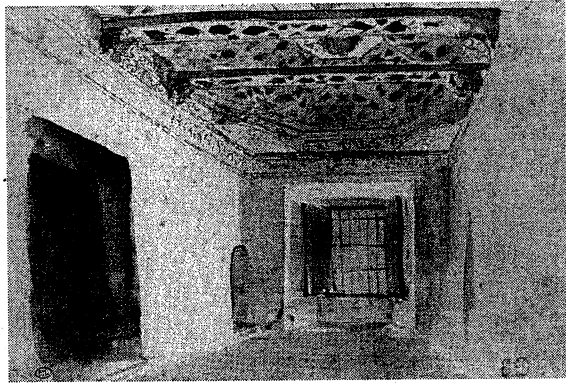
【圖 34】*Lutte de Jacob avec l'Ange*, 1855-1861, huile et cire sur enduit, 7.51x4.85m, Paris, église Saint-Sulpice, Barthélémy Jobert, p.230.



【圖 35】*Lutte de Jacob avec l'Ange* 之細部



【圖 36】*Musiciens juifs de Mogador*, 1847, huile sur toile, 46x55cm, Paris, musée du Louvre, Christian Jamet, p.45. (注意牆壁之無裝飾)



【圖 37】*Intérieur arabe, dit chambre de Delacroix à Meknès*, Musée du Louvre, 1672 (此為編號) Guy Durmur, p.63. (注意天花板之裝飾紋樣)